

心灵驿站



有些事不可以重来

新月

片做思恋状——可怜女儿小小时，便已深深尝到离开母亲的涩味了。还记女儿爱喊长妈妈相近的大姨妈为妈妈。每每过节家庭聚会，她会坐大姨妈身上，说：妈妈抱我……我是看着她的照片和母亲的信，想像她两岁、三岁到四岁的童年成长的。女儿三岁多的时候，姐姐电话里偶尔

讲起：上次雏雏同小朋友玩儿，傍晚了，妈妈们喊小朋友回家了，雏雏闷闷地跟我回家。我说：雏雏不高兴吗？问妈妈讲好不好？雏雏停下脚步看着我认真地说：你是大姨妈，不是我妈妈。女儿低下头去小声嘀咕：我都不知道。

姐姐挺心痛地抱起她。女儿问：我自己的妈妈什么时候坐飞机来接我啊？她眼里带着一抹泪小声地说：我想我自己的妈妈……

小人的话，听来真令人酸涩难耐。终于女儿四岁时，还有半年我就可以毕业了，女儿来了！

到机场接她，明明在照片上知道她是什么样儿，可当看到那个有点陌生的童丫头圆脸小脸蛋跑出来，眼睛一下子装满了泪。那小姑娘却落落大方，来到我面前又兴奋又腼腆地质问：你是我的亲妈妈吗？我自己的亲妈妈有漂亮的长头发，为什么不告诉我就长头发了？

我接着像是失落了三年的女儿，喃喃解释着什么妈妈大忙之类，心里悲喜交加：离开时还会讲话的女儿，已经可以流利地责备人了……想到此处顿时心里一片空白失落：女儿的童年我已错过。

有些事错了可以重来，有些事不可以。错过女儿的童年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涛涛图

人生感悟

大海为何如此美丽

李兴华

试卷。期间付出了多少汗水，或许只有我自己才知道。

我满怀喜悦地等待着同学们的选举结果，趁那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我迅速组织了当选票。那一幕期待的场景，在我脑海里反复了千万遍。我坚信，同学们一定会全票推选我的，因为，这一年里，他们都看到了自己的成绩。

除了学习之外，我还得花一些课外的时间帮同学们整理资料，调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管理课堂纪律。虽然，这些活儿和小学时并无不同，可它的耗时量却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渐渐地，我的学习成绩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我怎么努力，怎么挤出时间来补习我的课程，还是不见成效。

又一年的班长选举时，我信心满满地在选票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我，我相信我可以继续承担这份光荣的工作，并且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另外，我舍不得这一年的付出就白白流诸江水。那些个夏夜，那些个寒夜，我都在轮椅上小心翼翼地帮他们整理着

字，我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你知道大海为何那么美吗？”父亲指着最近的地方问我。

我思索了半天，胸中有千百个理由，却还是无法抉择出最合适的一个来回答，大海为何会那么美。父亲推着我，继续朝着海平面缓缓走去，直到冰凉的海水没过我的膝盖，他才停住。按照他的意思，我弯腰掏起了一捧海水，大口喝下。顿时，那苦涩的怪味将我胸中的无限憧憬全然冲毁。我不明白，如此美丽之物，为何会是这种味道？

父亲看着我笑说：“大海之所以美丽异常，全然是因为它容纳了千百条河流的汇入，还有，这无处不在的苦难。人生之美，也不在于路途中的那些坎坷吗？”

看着身旁已苍老了的父亲，我忽然明白了许多的人生哲理，也读懂了，在他心中，对的那一份深广如海的爱。

万家灯火

父亲的测试

李蕾红



进就没问题了，却这样折腾人家。”父亲哈哈大笑：“人品好，肯上进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肯为你吃苦。我这样折腾他，是为了让他证明，他是值得你跟他走的。”

父亲却执拗得很，说：“这不是理由。如果他真有意，听到我想见他，应该会迫不及待地想过来的。”

我没有办法，只好给男友打电话，按父亲的要求，摁的是免提。我的心里也直打鼓：只要他表现得稍微不快，父亲这关，他就没法过去。当父亲听到男友爽朗的笑声，一口应承晚上就去买火车票时，不禁满意地笑了。

接下来还是按照父亲的指示：不准去接他，他要是有意，自己会找到这里的。我无法想象，没人去接男友，他如何在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后，再继续找公交车，换乘大巴找到这个小镇。我一边耐心地等待，一边在心里抱怨父亲，父亲却泡了壶茶，好整以暇地边喝边看报纸。

当风尘仆仆的男友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拍着他的肩膀重重地说：“小伙子，我可以将女儿放心地交给你了。”

事后，我略带甜蜜地悄悄抱怨父亲：“还说只要人品好，肯上进就足够了，却这样折腾人家。”

对女儿雏雏，我是歉疚的。离开女儿去美国时，女儿只有一岁五个月。母亲和我商量：读书为重，等一切有点眉目后再接孩子团聚，毕竟异国他乡闯荡漂泊于幼儿不宜。望着白发苍苍的父母，女儿娇嫩的小脸，我唯有泪水滑滑：成人的泪真是苦涩。

到了离别那天，白发父母抱着幼小不通人事的女儿立在站台上为我送别，我忍着泪，因为不能让年迈父母心伤，让年幼女儿惊吓，忍得我双眼睛刺痛……火车终于缓缓开动了，女儿看着渐行渐远的妈妈，明白了似的惶惶伸出小手大声哭泣起来，巨大的泪珠滴在胸襟粉红外衣上，变成一朵朵铜钱大深红的印花，很快胸前浸湿了一团……这是女儿出生后第一次这般伤心痛哭。

女儿后来一直不肯穿女孩子们都爱的粉色衣服，我心下常忐忑是不是与幼年这次离别有关？

等我的泪流干了，人也木了，火车也到了上海。熙熙攘攘的大都市人群中，到处都映现着女儿流泪的小脸和那件铜钱大深红印花的粉红外衣，我茫然：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

从此开始了异国他乡的旅程，从此患上了失眠症。母亲信里告知：女儿常常凝望我的照片

我曾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名叫新佛罗伦萨的小镇待过一段时间。比起有着悠久历史，并且曾经做过11年意大利首都的正牌“佛罗伦萨”来，简直微不足道。不仅人口少得可怜，就连面积也很小。

这个镇，除了住宅区外，基本上就只有一条街道、一个邮局、一个小学、一个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还有一家只出售简单食物的小餐厅，仅此而已。如果想要买日用百货，要开车半个小时，到附近镇子上的超市才行。

早晨，我牵着家里的大金毛狗诺亚出去晨跑。一路上，碰见许多早起锻炼的人。大家点头致意，有的还会驻足一会儿，盯着诺亚看半天，然后真诚地说：“真是一条好狗！”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笑眯眯地望着精力旺盛的诺亚说：“哦，我多么想像它那样跑得飞快！”顿了顿，她又说：“像你一样也行啊，小姑娘！”我被诺亚牵着，步伐慢不下来，只能回过头去，大声地应道：“我多么希望想像您那样慢慢地跑！”“哈哈”身后传来银发老太太爽朗的笑声。

邮局在马路对面，我每隔几天，就要穿过街道，去邮局取信和寄信。小邮局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萨利和梅森。年轻的萨利很时髦，最喜欢穿高跟鞋。

异域见闻

美国的小镇

诗秀

鞋。每次一进邮局的门，就能听见她的高跟鞋发出“嗒嗒”清脆的响声。

有一回，我收到了一个大大的包裹。正愁怎么把它运回家时，萨利主动请缨，要帮我把我包裹到街对面。“可是……”我望了一眼萨利脚上的高跟鞋。“没事！不要紧！”萨利一边说着，一边踩着她那8厘米的高跟鞋把我重重的包裹抱了过去。

后来，我参加了镇上的女子协会后才知，原来小镇上有意思的活动很多。镇上每个月都会举办专门为图书馆筹款的小型女生派对，每个季度则有筹款目的不同的篮子派对(Basket Party)。

有一个星期举办的篮子派对是为了给镇上的沃森一家筹款，他们的大儿子不幸出了车祸，正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突如其来的意外对于这个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大家都知道，篮子派对所筹到的钱对于沃森夫妇要面对的巨额医疗费来说，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让身处困境的沃森一家感受到关怀，这很重要。

时间在这个小镇里一点一滴地流逝。我慢慢熟悉了这里的花花草草、角角落落。也开始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一样，学会用微笑和不设防的心灵去迎接陌生人。院子里的桃树开花了，我会叫来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在树下野餐照相；种的圣女果丰收了，我也会装上慢慢的一大盆，送给邻居的艾伦夫人；有的时候来了兴致，更会做些复杂的中餐，请近邻好友们来家中小聚，大快朵颐。

我一直觉得住在这个镇上的人生活得很幸福。也许幸福的本质并没有多复杂。我想起了瑞士教育学家裴斯塔洛齐的一句话，他说：“口中从来不说恶语，眼中从来不见怨怒的人，就是幸福的。”

是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至今，仍然留恋那个小镇。

世相百态

算了，我们不买了

雅乔



说事吧！钱能借到，房款就可以如期交付了，我与房东商定25日去办理过户手续。24日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驾车赶到她家楼下。打电话给她，连打了三四个都没

有人接听。一会儿，她回过来电话，说：“真不好意思，你大哥(她的丈夫)他们单位分房子，这两天就要交房款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我惊愕。“我……我也是才听你大哥说，真是不好意思啊！”她一个劲地赔不是。

“……”我一时无语了。“……”我一时无语了。

满心的欢喜，骤然间变得满腹失落。我心不在焉地驾车返回，身在车内，却比在“呼呼”咆哮寒风中行走还要寒冷。“咚！”的一声响，我的车与前面一辆车撞到了，交警、保险公司……不一会儿全都过来了。没有争吵，没有指责，赔钱，走人。临了，前面开车的大姐友善地对我说：“妹子，开车注意力集中点，安全要紧。”

闹出了事故，哥立即打车赶来，当他得知我的心不在焉后，他沉默了，半晌，他突然对我说：“走，这就给你取钱去！”

“算了，买房的事情再缓缓吧，定期的钱现在取了，确实挺可惜。”我不忍。“利息我不要了，这事你甭管了！”哥很坚决。哥挣钱也不容易，这事如果嫂子不同意，不是给哥添堵吗？顿时，一股辛酸爬上了我的心头，我禁不住潸然落泪。

都是买房惹的祸！也许，我应该听老公的话，这房，我们还是暂时不买了。

连载

他单膝跪地，看着尸体，似乎在思索着什么。靖子这才发觉，他手上戴着粗线手套。

富儒的脸已了无生气，嘴唇下方凝结着既非口水又非呕吐物的干涸痕迹。“请问……您听见了？”靖子试着问。

石神面无表情地转向靖子。“不，我完全没听见。这栋公寓的优点就在于隔音效果最佳。我当初就是看中这一点，才住这里。”

“那您为什么……”石神指着房间角落——空罐倒了，罐口洒出烟灰。

“刚才我来的时候，府上有烟味，我本来以为有客人在，却没看到客人的鞋。暖桌底下好像有人，暖桌的电线也没插上。要躲，应该躲进屋里。因此，暖桌下的人不是躲起来了，而是被藏起来了。再加上之前的动静，你又罕见地蓬头散发，当然能够想象发生了什么。”

真是冷静到可怕的聪明人。靖子松了一口气——他并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

“是我前夫，”她说，“已经离婚多年，却还缠着我不放……我实在受不了了，一气之下才……”说到这里，她垂头不语，她不能说出杀死富儒的情形，一定要让美里完全置身事外。

“你打算自首？”“只能这样了，我唯一痛苦的就是美里。”

她说到这里时，纸门猛然拉开，美里出现在门口。“不！叔叔，你听我说，杀死这混蛋的其实是——”

“美里！”靖子尖声呵斥。美里吓得身体一缩，她恨恨地瞪视着母亲，双眼通红。

“花冈小姐，”石神从容平静地说道，“你用不着瞒我。”

“我瞒什么……”“我知道不是你一个人干的，美里帮忙了。你这个谎言怕行不通。”

“为什么？”说完靖子才发觉，自己这样问，等于已承认说谎。石神指着尸体右手的手腕和左手背都有内出血的痕迹，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痕迹呈现手指的形状。这是抓住他的手不让他挣扎留下的痕迹，一目了然。你从后面勒住他脖子，绝对不可能再去抓住他的手。这需要四只手。”

靖子双手捂脸：“到底该怎么

嫌疑人的献身

东野圭吾

“可是……要移到哪里？”

“我家。”石神回答后，就把尸体扛到肩上。他力气很大，靖子看到深蓝色运动服的衣角上，缝着写有“柔道”的布条。

石神踢开屋里散落一地的数学书籍，总算腾出一块看得见榻榻米的地方，这才放下尸体。尸体仍然双眼暴睁。

他转向呆立门口的母女俩。“美里，马上回去彻底打扫你们家，要用吸尘器吸，越仔细越好。花冈小姐请留下。”

美里瞥了一眼母亲后，立即回家。石神坐到尸体旁边。尸体的脖子上留有暗红色的环状淤痕。

“勒他的东西，是电线？”“是……暖桌的电线。”“暖桌？”石神回想着罩着尸体的暖桌单子的花色，赶紧处理掉。晚点儿我再想办法解决。今天，你和也好好见面吧”